

| 岁月山河

去三亚

■ 刘春荣

去三亚的路上，打开车窗，任温暖的风吹拂脸颊。这一次没有晕车，心情如春天花海般美丽。道路两旁是笔直高耸的油棕树和一晃而过的椰树林，穿过林木看去，香蕉田里的香蕉树青葱茂密，好像内地的玉米地一样，不同的是玉米有青葱有成熟有枯黄有收获也有砍伐和重新种植，而香蕉树没有这么多的麻烦，成熟了采摘，然后再结果再采摘，如此往复，生生不息。突然羡慕生长在这儿的的人们，可以从从容容地采摘，可以从从容容地生活。

当北方还是冰天雪地，寒风刺骨时，这儿却是青葱翠绿，生机勃勃。突然，盛开的木棉花闯入眼帘，那些火一样红的颜色，和刚才的翠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在远处绿色的映衬下，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。

木棉花谢了之后，结出了棉絮，棉絮系结在大树上，是长在树上的棉花，木棉花因此得名。木棉，南国特有的树木，木质非常坚韧；花开时火红热烈张扬高调地绽放枝头，花期一过它干脆利落落地落土，不会有半点凋零的颓势，花朵可以入食又能入药有清热解毒的功能。

说起木棉花，当地流传很多故事，最著名的传说就是：古时候五指山有位黎族老英雄叫吉贝，经常带领族人抵抗外来盗匪的侵犯。在一次战斗中，吉贝被叛徒出卖，被盗匪抓获。盗匪把他绑在木棉树上进行严刑拷打，吉贝宁死不屈决不投降，后来被残忍杀害。老英雄被杀之后，化作了一棵高大挺拔的木棉树，仍然守卫和保护着这片富饶的土地。

五指山距离三亚只有80多公里，五指山市是有名的“翡翠山城”，因海南岛上最高山峰五指山而得名，因为木棉树的传说，让我对五指山又多了一份向往。

五指山还在，吉贝还在，这火红火红的木棉花就是英雄吉贝存在的象征。

暖风在吹，车子在行驶，道路两旁不停地变换景色，抬头望去，天色湛蓝，白云缥缈。热带风光是如此让人心绪飞扬。

进入三亚市，又是另一番景色，没有内地城市的摩天大楼，只有热带城市的安静祥和。房屋在高大的树木中静静站立，绿树环绕，鲜花盛开，草木葱茏，静谧而低调。这样的环境，这儿优哉游哉的人，无不昭示着这个优美城市的内涵与文化。

在市区内，我们的车子缓慢行驶，没有嘈杂，没有喧嚣，我们唯恐自己的唐突到来会打扰到这份美丽与静好，我尽情地呼吸着这清新干净的空气，眼睛被美景所包围，心情被热带风光所迷醉。

一闪而过，我看到了路旁南方电网的标志。和国网公司电网的绿色标志不同，南方电网的标志是蓝色的，外形类似于汉字“电”，说明南方电网的行业特质；标志向四方延展的线条应该是蕴涵畅通顺达之意，蓝色的线条为电塔和电网的抽象形，蕴涵顶天立地之意。同时象征五省互动互联，是极具发展潜力的电网。

看到电网，仿佛看到了默默付出的电力同行，一个城市的发展，一个城市的生存与生命，都离不开电力的保障。这么美的三亚，有电力人奋斗的身影，霓虹灯下，彩虹桥上，黑夜与白天，电力人都在。

电网公司已经远离，我的思绪还没有回归。眼睛盯着那里看了很久，直到南方电网的标志消失在我的视线中。

阳光，沙滩，海浪，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当年，一首《外婆的澎湖湾》红上天空。大人孩子都能哼唱这首歌。和这首歌一起深入人心的，是歌里所唱的那种美景。阳光和沙滩成了一种浪漫的标志，海浪和仙人掌成了一种美丽的风景，而那个老船长，已经走进了太多太多人的心里。这种浪漫这种美景这个无所不能的船长，也是我心底的一个梦想。

大海之美，无与伦比。光脚行走在沙滩上，阳光照耀得人睁不开眼睛，周围并没有仙人掌，开游艇的是一个帅得冒泡的年轻人。看游艇近了又远了，海水涨了又退了。那个游艇上的小帅哥一晃就走了，留下游艇洁白傲娇的身姿。我对自己笑了笑，然后朝着大海挥了挥手。

海风吹拂，长发已经乱成了一团草。这个时候，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如此狼狈的样子。

家人同行。大姐家的小黄豆开心得蹦蹦跳跳，有孩子在的地方，快乐总是加倍。怔怔地看着她，好像在看着年幼的自己。

母亲从容地站在一旁，这个爱美而又时尚的老太太，永远是那么从容，那么淡定，仿佛常居海边的人一样，对于风浪对于帆船，她的眼神里是温和与温暖。

我常常惊讶于母亲的淡定，在过去物质生活并不富裕的年代里，面对艰苦面对贫穷，老妈总是乐观面对，从来没有见她惊慌失措过。如今，她站在那里，面朝大海，海水到了脚下，她不慌不忙地后退，退了几步，仍然眺望远方。远处，天海一色；近处，儿女承欢膝下。对于她，是不是一种幸福呢？

赶海，并没有收获什么。手里拿的赶海工具也没有用上，因为涨潮，也因为不知道怎么寻找海货，有人收获了海贝，而我们赶海赶了个寂寞。也好，阳光照耀，海风正好，和家人一起玩耍，不是难得的享受么？

邢福义先生1954年离开海南岛西南部海边的黄流乡，负笈江城，在华中师范学院求学。从那时起，他时常给父亲邢诒河先生写信。若干年后，耄耋之年的邢诒河老先生将他经年收集，并已编写目录、摘要且装订成册的书信回寄给邢福义先生。邢先生睹物思人，在无限感慨的同时，觉得这些书信将对“子孙们、学生们、学生的学生们”有益，便将它们整理之后，起名《寄父家书》，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我每每读《寄父家书》，总觉得自己在情感上离它很近。因我是邢先生的同乡，对崇文重教、注重亲情的乡风有很深的体会。我认为它是一本亲情之书、修身之书，也是一本治学之书。父子情、爷孙情、夫妻情在书里都有；修身治行之要，也可以在字里行间体会到；说它关乎治学，从邢先生的经历就知道了——他从小学到大学，求学生涯只有10年，却矢志问学，长年孜孜以求，成为语言学大家。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读中学之时，就从父辈那里知道他的大名，听闻他的成就，内心极为钦佩，这种情感一直持续至今。我还记得有一年，在北京师范大学东门外的“盛世情”书店看到《邢福义选集》时的情景。这本书是季羨林先生主编的“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”丛书之一，曾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。看到它，我心里有种莫名的感动，仿佛看到邢先生以勤勉学、朝夕“赶路”（做学问）的身影。其时我已步入书林，从事出版工作，以邢先生在语言学界的地位和影响，当然是要列入的。我于是写信向他约稿，他很快回了信，表示愿意为此选编一本《邢福义语言学文选》（下称《文选》）。我们因此而结缘。

我和邢先生的通信都很简短，主要是关于《文选》的话题。诸如要把它编成一部融学术性和通俗性于一体的选集；为它确定选编原则、总字数；拟定它的栏目、篇目；等等。《文选》进入编辑工作之后，有时要增加或是减少一篇文章，他照例会来一封信，跟我说个中的缘由，往往会用商量的口吻说“可以吗？”“好不好？”

邢先生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。他曾在信中提到他的一本书要出版，我随即写信希望他赠我一册，他说他记着。几个月后，书甫一面世，他便让堂弟、与我同住一座城市的邢述评老师送给我——就是《寄父家书》。我有时请他给我的喜欢藏书的朋友送签名本，他总会答应；有时他忙着，也会告知我，稍后寄出。他总是记得我的每一个请求，从未失约。我想，他对别人也是一样的。

我的老师周伟民、唐玲玲教授曾在华中师大

名家剪影

邢福义先生的信

■ 刘逸

定它的栏目、篇目；等等。《文选》进入编辑工作之后，有时要增加或是减少一篇文章，他照例会来一封信，跟我说个中的缘由，往往会用商量的口吻说“可以吗？”“好不好？”

邢先生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。他曾在信中提到他的一本书要出版，我随即写信希望他赠我一册，他说他记着。几个月后，书甫一面世，他便让堂弟、与我同住一座城市的邢述评老师送给我——就是《寄父家书》。我有时请他给我的喜欢藏书的朋友送签名本，他总会答应；有时他忙着，也会告知我，稍后寄出。他总是记得我的每一个请求，从未失约。我想，他对别人也是一样的。

我的老师周伟民、唐玲玲教授曾在华中师大



《春临祖屋》(国画) 刘明琪作

风物与意

一窗日月

■ 李静静

“日”和“月”真有意思，一个主白天，一个掌黑夜，原本很自我，但是组合在一起，“明”了，这就是奇迹。

冬天的清晨，六七点钟，墨黑的天空被一点点拉开。它蓬松的云朵，像睡醒的绵羊，一只一只出来撒欢儿。东方洒出一片微红，中间颜色最深，少顷，一个鲜艳的小脑袋就开始一拱一拱的，攒足了劲一用力——哈，太阳出来啦！

光跑得太快了，“虽乘奔御风，不以疾也。”所到之处，山明了，水亮了，花醒了，鸟叫了，天地间，有了光明。

人们睁开眼，第一眼便是望向窗外，乡野的木质窗台，楼房的玻璃窗台，办公室的格子窗，总之，都

要有窗台连接着外面，日光爬上人家的窗台，透过那些花花草草，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，仿佛开着手电筒，看看家里的主人起床了没。待窗帘拉开，呀！他毫不客气地溜进窗内，扑到人脸脸上，主人眯着眼，困意全无。天地间，有了热情，有了温度：

老人开始坐在躺椅上，喝着茶，听着戏，在窗台形成一道风景，新手妈妈开始盥洗尿布，刷牙，不一会儿，窗台就挂满了，摆满了。办公室里，上班族拉开合页窗帘，互道“早安”。小孩上街了，大人指着太阳说：“看，大太阳！”小孩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嘴巴也不自觉张开，露出颗颗小奶牙。“日初出大如车盖，及日中则如盘盂。”果不其然，太阳像极了人的瞳孔，亭午时分，最亮也反而最小呢。

时间从老人听的戏曲中溜走，从尿布的水分里蒸发，从繁忙的工作回复中消失。下午，太阳开始收敛自己的光芒，云朵也被赶着回家了，太阳兴许能量用完了，不然你看，她的身体开始慢慢变弯，夜色袭来，她再也抵挡不住了，索性掌一盏灯，像小船，挂在天上，照亮夜行人。

窗台重新被拉上，仅存的一点月光也断了联系，屋里一片漆黑，老人睡下，小孩睡下，夜归的人，也睡下。世界安静下来。

窗台见证太阳升起落下，月亮阴晴圆缺，日子也一天天过去，听戏的老人总有一天会老去，穿尿布的小孩总有一天会长大，去奔赴光明的前程。“日”“月”轮回，各自有明，合起来也是明，一窗日月，人间光明。

节间词话

母爱如盐

■ 徐宏敏

儿子从小跟奶奶长大，口味自然也随了奶奶。去年读初一时，他才转到我的工作地上学。

刚开始相处，方方面面都要磨合。就拿饮食来说，我喜欢清淡，低盐，低油，简单素朴。他则喜吃咸辣，口味偏重。每次吃饭，他都假装吃几口，然后改吃零食。我告诉他，这是垃圾食品，影响身体发育。他哪能听得进去，大声吵嚷着要找奶奶，说“想念奶奶的味道”。

我开始反思：清汤寡水，都是依照自己的口味做饭，小孩子贪口腹之欲，哪里吃得进去啊。

于是，我下载了美食教程。每次都依照上面的方法步骤做饭。经过几次失败后，我的厨艺越来越好，儿子也不再挑剔。有一次吃饭，他开

心地说：“妈妈，你的厨艺有进步。”

我才发现让饭菜鲜香的秘诀：多油，多辣，高盐，这样下饭。所以我每次炒菜，都要多放一倍的盐，两倍的油，另加一把朝天椒。油锅烧热，我把配菜和辣椒放进去，伴随着“滋滋啦啦”声，油烟腾起，辣椒油呛得我眼泪直流。再加上盐的腌浸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香。只闻味道，就知道菜味差不了。

盛菜出锅，看儿子大块朵颐，我暗暗叫苦。我不能吃辣，否则会上火，脸颊长痘；我一直在减肥，更怕吃油腻的食物；我的口味清淡，吃太咸的菜，要多喝很多水，身体容易浮肿……

一家人口味不同，真是个难题，看样子我以后只能迁就儿子的口味了。如果这样吃，我早晚会变成圆滚滚的肉球。为了避免麻烦，我会根据自己的喜好，炒一盘清淡的菜。

我想起母亲，她做菜的风格风风火火，一把盐一勺油地放。从小到大，我家餐桌上都放着两种口味的菜，一盘清淡，一盘咸辣。我结婚后，从原生家庭离开，她才依照自己的喜好做菜。

婚后第一年中秋，我回娘家，临近中午，母亲开始做饭，我在旁边帮衬。只见她一改往日的风格，小心翼翼地付度着盐的分量，一点一点地加，然后尝尝味道，点点头。

饭做好时，餐桌上，清一色素淡的菜，没放酱油、辣椒，几乎都是清炒、清炖、清蒸。父亲吃了一口，啧啧道：“太淡了。多放点盐就好了。”母亲说：“闺女不喜欢吃咸，你就将就一次吧。”

母爱如盐。那一顿饭，我大口吃着，酣畅淋漓。

| 诗路花语

来到玫瑰谷(外一首)

■ 陈波来

有爱的人才来来到玫瑰谷
找回那可以耳鬓厮磨的
甚至可以拥抱的，属于爱的呢喃

忘掉恨和猜忌多么容易
从闹市来到玫瑰谷，正在相爱的
相拥走进镜头前的玫瑰丛
爱过的，则独对一朵玫瑰
长久凝视，如遇故人和旧日芬芳

有爱的人才来来到玫瑰谷
能在十万朵玫瑰中间
听到一朵玫瑰呢喃出声的
一定是情深意长的人

◎ 玫瑰鲜花饼

玫瑰花做的馅
唇齿间有花瓣的绵薄和淡香
特意加的一点蜂蜜
显然为了让这一口爱更有滋味
就像庸常日子，一点爱
便可以活色生香
那个下午的玫瑰茶和玫瑰鲜花饼
我们一边品尝，一边听
玫瑰谷的女主人，聊她种花
与垦园，“这些花
都是有灵性的”，这是她
反复说出的一句话，那个下午
有令人动容的品味和明亮
是啊还是爱，充盈这片山与海
沙地上种出玫瑰
忙碌无味的生活里埋下
玫瑰花做的馅，并且还是
加了蜂蜜的那种香甜

葳蕤

■ 尹文阁

翅影掠过
风，挂在草尖
摇曳，想钩住
绝尘而去的黄昏
星河哗哗流了一地
偶有虫吟
像星星的骨骼要锯断风的琴弦
间或有只猫叫春
贴着风声
春困晃了一下
吵醒了心神不宁的高跟鞋
街道，一幅影子
寂静空旷
动车在远处一闪而过
像划破空气的拟声词
外卖小哥赶时间的敲门声
格外清晰
光阴比沙河水流急
像久未谋面的群芳，期待重逢
我折一枝
坐等一茬新雨把旷野和山川葳蕤

母亲的田地

■ 李易农

风从山头上俯冲过来
原本平整的大地，一夜间
开始人头攒动

村边山坳的一隅
母亲在田里，把锄头高高抡起
松软、湿润的泥土，足以包裹一个人的
梦想

可以种土豆，可以种青菜
生活里的那些甜美和期待，都可以
母亲的脚印，因为真诚而深邃

母亲把她自己也种成了一株庄稼
风吹得再暖一点的时候
那些梦想，就开始拔节

时光，从来不会亏待它的子民
每一个有心思的人
它都会送上向上的力量
母亲望着她的田地，神圣地
堪比一位女王



投稿邮箱 hnrzpb@163.com